



杜樊川集卷四

東海朱一是近脩

評次

丹山吳璵于庭

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言。臣嘗守土江西。日覩觀察使。常有大大功德。被于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爲理。所至人愛。所去

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首臣統於衆。上丹公功狀。聯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為丹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牧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校蔓於齊魯梁蔡。闢為章句書生。以蜀叛。錡為宗室老。以吳叛。其地高下。其曰跂而欲飛者。往往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召議廣諫。益聖仕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光雷霆。十有四年。擒殛兇狠。方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時凡五徵

開論引入

承詔作銘冠  
冕有體

筆力矯  
兵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

以守土多循良使。而丹居第一。周召伯。理人於

陝西。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仲尼採其棠江

漢之詩。絃而歌之。列于風雅。班固叙漢宣帝中

興名臣。言治人者。亦首述黃霸龔遂。次將相下。

今上明詔。刻丹治效。令得與元和功臣。彰中興

得人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謹案韋氏自漢

丞相賢已降。代有達官。寬有大功於後周。封鄖

國公。鄖公會孫幼平。為岐州參軍。生抱貞。為梓

州刺史。生政爲漢州雒縣丞。贈右諫議大夫。雒縣生武陽公。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佐張獻甫於邠寧府。徵爲太子舍人。遷起居郎。檢校吏部員外郎。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員外郎。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請立君。拜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弔冊其嗣。新羅再以喪告。不果行。改容州經畧使。築州城。環十二里。因悉城管內十三州。教種茶麥。多開屯田。黃賊

畏服。詔加大中大夫。貞元末。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至。拜右諫議大夫。憲宗卽位。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貞元故事。請釋不誅。公再上疏曰。今不誅闢。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而誰不爲叛。因拜劔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劉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帥。高崇文客軍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遂召拜晉慈隰三州觀察使。

不半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操童  
江上控百越，爲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爲俗。人火  
之餘，烈日久風，竹風氣大奇憂自焚。小至，百家大至，盪空  
霖必。江溢，燥必。火作，水夾攻。人無固志，傾搖  
懈怠，不爲旬月生產計。公始至，任計口取俸，除  
開闢大功去冗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疊億  
計。人能爲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  
載酒食，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月就，不二周  
歲。凡爲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縣市營

叙次古練有  
聲采

廡名爲棟宇，無不創爲。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  
走暴漲。闢開廣衢，南北七里。盪渫污壅，築堤三  
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  
灌田一萬頃。益勸桑苧，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  
勸成之，凡三周年。成就生遂，手爲目覩，無不如  
志。公之爲政，去害興利，機決勢去，如孫吳乘敵，  
不可當。向輔以經術，仁輔智誘，慈母之心，赤子  
之欲，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產治  
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治潁川，前後八年。

始曰愈治。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

韋武皇帝披攘經營。凡十四年。五大徵兵。人不告病。肩於太寧。將相是矣。豈無循良。考第理行。誰高武陽。武陽所至。爲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夾攻。死無處所。曰天所然。不嗟不訴。武陽始至。材瓦是聚。公錢不足。以俸爲助。能爲居宇。貫貸付與。日載酒餽。如撫稚乳。不督不成。誘以美語。未二周星。劊數

萬堵。幾半重樓。如詩翬羽。錮以長堤。繚四千步。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災久事距。一日除去。灌田萬頃。益種桑苧。俗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千年。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讚功勞。武陽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碑辭。寵假武陽。爲人慰思。訓勸守吏。勉於爲治。

記事敷辭二者不兼。是篇結體華勁。闡績精詳。真文苑之僅有。

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

牛公墓誌銘

并序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弘以德行文學相隋氏封奇章郡公贈文安侯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仕唐爲中書門下侍郎脩國史於公爲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事中諱休克於公爲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太尉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諱幼聞太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

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爲後進師。隋奇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毀，周歲，凡十府奏取。

不下。伊闕滿歲，郤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品命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敗，穆宗得偏辭於中，稱直臣寃，且言有才，宰相言格不用。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

風力勝



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祿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奏曰善。賜章服金紫。遷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會中書令韓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朝。今不以財援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廉勝賚弘書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爲。公亟持去。明年弘公武繼卒。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併死。稚孫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

弘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歷簿可徧視。旁側曰。果然。吾不謬知人。言訖再拜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平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大學士。監脩國史。敬宗卽位。與武士畋宴無時。徵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讀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

號武昌軍。命公爲禮部尚書平章事。爲節度使。公始至。問民尤苦。皆曰。城土疎惡。歲輸篋竹爲苦具。奸吏旁緣。主爲侵取。費與稅等。歲久前後。政欲畫計策。訖無所施。公卽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塼成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卽位。就加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重拜中書侍郎。弘文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錫。造言挾漳王爲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

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爲中丞。愛申錫忠良。奏

爲御史申錫心。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

風力勝

不死。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贄寶玉來朝。禮

倍前時。盡罷東嚮守兵。用明良附。李太尉德裕

時。殿劍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冠生羗三千

人。燒十三橋。擣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韋臯。二十

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

識勝

劍南奏。公獨曰。西戎四面各萬里來。責曰。何事

失信。養馬蔚茹川。古平涼郡西上平涼坂。萬騎綴回

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百維州。此時安可用。弃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為。况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且有大患。上曰然。遂罷維州議。大和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經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官。詔益不許。公曰。臣惟退罷。可以行心。夏五月。以兵付監軍使。拜疏訖。就道除檢校司空。留守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疾。良已思。一而叙。公不得已。至闕下。一拜。

主 卷 良 篤

恬 勝

謝。閉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出都門。賜黃纛樽龍杓。凡六品名。出周禮。詔曰。精金古器。用此比况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假軍人入賦不一。公至。據地造籍。免貧弱四千萬。均入豪強。皆曰甘心。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即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月。漢水溢。堤入郭。自漢陽王張柬之一百五十歲後。水為最大。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為太子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

檢校官兼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以上黨叛，誅死。時李太尉專柄五年，多逐賢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上黨扼左京，控山東。劉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縱去不留之，致稹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公宗閔爲宰相時事。」從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月，從諫以宰相東還，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爲人，述與李太尉書言稹破報至，公出聲歎。

恨上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句古二怒不一。參校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史，天下人爲公接手，咤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恬泰若一無事。今天子卽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薨于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恫傷，不朝兩日，冊贈太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公忠厚仁恕，莊重敬慎，未嘗以此八者自勉，而終身益篤，爲宰相急於銓品，凡名清官不

德勝

忍持一資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謨於天子，每指古義為據。有言機利克迫，必鉅革音剗力各切使之摧破。三大邦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惡，希嚮所為，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冠單窮，出俸錢嫁其子女。月與食，歲與衣資，送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謫過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為解說海上與中州少異，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於前事。錢武昌時軍容使，仇士良為監軍使，公律以禮敬，暑

深得御小人之法

甚大合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搖扇，益自儉克。平居非公事不出內屏，周三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容開成末，首議立武宗，權力震天下。每言至，公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服人，但過恫官財，與人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毀。淡居其中。公始自河南薦鄉貢士為郎官，考吏部科目，選三開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餘人。上至將相，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每暇日讌語寮吏，必言古人脩身行事，旁誘曲指，微警教之。

不以已所長。人所不及。裁量高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辛氏。以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祕之長女。士林稱爲婦師。凡三十年。前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御史。次曰藜。浙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第。不籍公勢。次曰奉倩。河南府洛陽尉。二人皆稚齒。長女嫁戶部郎中上黨苗愔。次女嫁河中節度副使檢校郎中范陽張洙。次女嫁河南府士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進士鄧叔。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以某年月日葬少陵南某鄉某里。銘曰。道旣訛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滂。幽以燭明。映以雨濡。以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絕霸駁。如有樞柅。標揭峙倚。巍乎二紀。臣宗德老。鉅傑魁壘。孰爲忌畏。譖去南海。不校不辨。旋復顯大。百行渾圓。隣於及年。以歸其全。

蹟緒孔多。敷寫周盡。非方家不能。

唐故東川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贈司徒周公墓誌銘

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墳侯。秦以汝墳為汝南郡，侯之孫因家焉。遂姓周氏。自烈十八世，至西漢周仁，繼烈封侯。其後逃西晉亂，南去黃岡。靈起仕梁，為桂州刺史。生炅，在陳為車騎將軍。炅生法明，年十二，一命為巴州刺史。陳滅，臣隋。為趙之真定令。隋亂，歸黃岡，起兵取蘄安、沔黃。武德中，籍四州地，請命授總管。安十六州軍事。光祿

大夫封國於道。太宗命虞世南銘書墓碑。相國爲六代孫。曾祖惲。汝州梁縣令。祖沛。左拾遺。皇考頰。右驍衛兵曹參軍。贈禮部侍郎。公少孤。奉養母夫人。以孝聞。舉進士。登第。始試秘書正字。湖南團練巡官。母夫人亡。哭泣無時。里人過公廬。曰。無驚。周孝子。後自留守府監察。真拜御史。集賢殿學士。李公宗閔以宰相鎮漢中。辟公爲殿中侍御史。行軍司馬。後一年。復以殿中書職徵歸。時太和末。注訓用事。夏六月。始逐丞相宗

閔。立朋黨語。鉤掛名人。凡白日逐朝士。三十三輩。天下悼懾。以目受意。附兇者。屢以公爲言。注訓曰。如去周殿中。恐人益驚。竟不敢議。注訓取公爲起居舍人。文宗復二史故事。公濡筆立石。螭下。丞相退。必召語。旁側窺。帝每數十顧。遷考功員外郎。帝曰。周某不可不見。宜兼前官。數月。以考功掌言。謝曰。帝曰。就試翰林。公辭讓。堅懇。帝正色。以手画三麾之。遂兼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舍人。政事細大。必被顧問。公終身不言事故。



不傳武宗卽位，以疾辭出，爲工部侍郎華州刺史。入禁軍二十四內司，居華下者，籍役等百姓，不敢妄出一辭。李太尉德裕，伺公纖失，四年不得知，愈治不可蓋抑。遷公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公旣得入州，施展教令，申明約束，發虔守陳弇賊，坐弇以法死。吏手膠拳窮鄉遠井，如公在旁，縛出洞寇劉大朴，大朴徒數百人，斲撥根脉，無有遺失。彭蠡東口戍五百人，上下千里，無一賊跡。遷禮部尚書、鄭滑節度使。老將某項領

此公爲治以法勝

不如教約。公鞭背降，爲小卒，聲北入魏，皆曰：周尚書文儒能治百姓，仁愛兵士，而復敢爾，是豈可犯。九歲入拜兵部侍郎度支，兼戶部史曹事，積邊糧穀九十萬石。今天子卽位，二年五月，以本官平章事。後一月，正位中書侍郎，監脩國史，就加刑部尚書。因河隍事議不合旨，以檢校刑部尚書出爲劔南東川節度使。明日入謝，面加檢校右僕射。公自舉進士第，非其人不交言，旁睨後進，鑄心鏤志，及爲將相，近取遠挽，悉置于

位。李太尉德裕會昌中以恩換元和朝實錄四十篇。益美其父吉甫爲相事。公上言曰：人君唯不改史。人臣可改乎？元和實錄皆當時名士目書事實。今不信而信德裕後三十年。自名父功。衆所不知者而書之。此若垂後。誰信史？竟廢新本。并帥王宰剗所部財貨。承事貴倖。自請來朝。聲言我取平章事鎮大梁。公上言曰：宰破太原。取汴州。不知天下治所凡幾。得如太原汴之大者。可飽宰欲。乞宰還鎮。自補其殘。後二日還宰。

詔下。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尹。公言曰：尹坐堂上。階下拜。二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笞辱。非有德者。京兆不可爲。豈止取吏事。讓議竟寢。自此非道求進者。鼠循自屏。及鎮東蜀。一歲欲歸。聞洛師微得風恙。公曰：我今去。是以疾去。疾愈去。非晚。大中五年。歲在辛未。二月十七日薨于位。享年五十九。計至廢朝三日。冊贈司徒。命諫議大夫盧懿弔卹其家。公信於朋友。公於爲官。事嫠姊。出告返面。家事不敢自專。同曾祖兄。

弟入門呵咎奴婢。衣服飲食無二等。免相位西去。送公還者。雖武將散秩。嘆惜咨嗟曰。周相公無私。我惜其去。豈有私乎。夫人義興蔣氏。先公某年終。生二男一女。長曰寬饒。崇文校書。次曰咸喜。京兆參軍。皆孝謹有文學。女嫁起居舍人薛蒙。大中六年歲次壬申二月十二日。歸葬先塋。河南府河南縣穀陽鄉立行里。銘曰。姬之支封。國自爲姓。以周爲氏。入唐不盛。烈後幾世。厥生賢孫。當唐中興。爲唐相臣。文思天子。

銘用意甚

跨古爲治。提起王道。以公爲倚。迓音剛蹊隙竅。去者鳥馱。誰塞誰棘。勞公碎指。三屏大邦。駿壯武事。哺撫稚老。父母赤子。曰將曰相。公其愧自問。幾指古爲比。公其無愧。以公遺去聲唐。而後公死。不錫壽考。誰其辯之。

任筆平叙之中。正復凝鍊。此記事高手。

杜樊川集卷五

東海朱一是近脩

評次

丹山吳 璵于庭

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

憲宗皇帝卽位八年，出嫡女，冊封岐陽公主。下  
 嫁于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恂。始憲宗時，宰  
 相有波有情權德輿有婿，獨孤郁爲翰林學士。帝愛其材，  
 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旣笄，可嫁。德輿得婿，獨孤  
 我豈不得耶？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

極言顯盛方  
見後節儉之  
難

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孫兒悰。年始弱冠。有德行文學。秀朗嚴整。臣嘗爲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一皆忖度。疑悰可以奉詔。帝卽召尚書見。與語大悅。受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賓待酒食。金帛奏內樂。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績椽藻櫨。丹白其

極其形容

壁。派龍首水爲沼。主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王大通里亭沼爲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爲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克六宮。主以一女之愛。降于杜氏。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宐爲婦禮者。不翅數十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

見其毓德有本亦見其孝儉之難

非去其奴婢  
欲節儉不得  
矣

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與尚書合謀  
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  
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  
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今古治亂主職  
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必親自經  
手主良是異人池塞館墜闢毬場種樹不數十年搢紳間雜  
然稱尚書為賢尚書旋出為澧州刺史主後尚  
書行郡縣聞主且至得班馬神氣殺牛羊犬為數百人供具  
主至後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闕茸約所至不

得肉食驛吏立門外昇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  
于京師眾譁說以為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  
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尚書治澧州考  
治行為天下第一後為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  
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為凡有中外重難非尚  
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官闈貴號亦加尊敬始  
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  
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  
泣哀號感動他人尚書後為忠武軍節度使所

治許州。創爲節度府五十年。南迫於蔡。屋室痺。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疆雄。且撐劇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已部曲家人。疵政弛法。習爲循常。有司用北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携扶。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必稱崩。崩爲名公偉人。主實有內助焉。穆宗以皇太后敬主。尤爲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使。愈自

貶抑。覲謁溫清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張孝忠。子聯。爲國婿。憲宗初。寵子頤。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衆少俠狗。馬爲事。日截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以爲窮弱。自主降于尚書。壁絕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累聖亦指示主德。以誠警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歛隨短長。爲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

復極言奢肆  
相形之

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愈強不肯留曰去朝  
 興慶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月  
 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亭。年若干。上廢朝三日。  
 其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比及葬。兩宮弔  
 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詔丞  
 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冊。謚曰莊淑大長公  
 主。某年某月日。祔葬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  
 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歲。次  
 曰楊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尚書為從父弟。得

以實銘銘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婉  
 帝子。下嫁時賢。影逐響。荅隨順。纏綿杜氏大族。  
 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螭綬龜章。玉佩  
 金軒。養色悅意。侍後承前。不我貴。我敬。我虔。  
 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與間言。貴不  
 召驕。富不期侈。是此四者。倏相首尾。忽言到自古名士  
 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棄婦職。是勤夫言。名士想奇  
 是指池荒館墜。屏外不履。淑德柔風。天下傾耳。



杜樊川集 卷五 五  
宐乎壽考。歸女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幽不  
有誌。顯筆有史。流于千祀。

繁華節儉。兩兩相較。淋漓盡情。此杜公極用意而神興能濟之者。

唐世侈主甚多。得此可風。洵不媿歸妹五爻矣。

唐故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  
銘

韋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召子婿張復魯曰。三稚女得良婿。死以是託墓。宐以池州刺史杜牧爲誌。復魯曰。公去歲兩瘡生頭。今始一尚微。何言之深。公曰。吾年二十九。官校書郎。時嘗夢涉滄水。旣中流。有二人若舉符召我者。其一入曰。墳墓至大。萬日始成。今未也。今萬日矣。天已告我。我其可逃乎。謝醫不問。以某月十四日

幼而驗何故

年五十八薨於位。公從父弟某書公功行，以公命來命牧，牧位哭序且銘之。公諱溫，字弘育，韋氏。自殷周秦漢丘明馬遷班固輩爭書其人，以光其所爲。書至後周，逍遙公夏出世家貴富中，隱身行道。當其時及後代論者，以蜀嚴鄭谷口不能爲比。逍遙公五世生潞州上黨尉，贈諫議大夫希元。上黨生吏部侍郎，贈太尉肇。吏部生右補闕翰林學士右散騎常侍，致仕贈司空綬。常侍生公。於逍遙公爲九代孫。年十一，以明經

取第，爲太常寺奉禮郎秘書省校書郎。選判八等咸陽尉，監察御史。公曰：是官豈奉養所宜耶。上疏乞改著作佐郎。當貞元中，常侍公事德宗爲翰林學士。帝深於文學，明察人間細微事，事有密切多委之。歲久憂畏病心。帝曰：某之心，我其盡之。以致仕官屏居西一作四郊。公早夜侍側，溫清飲食，迎情解意，一經心手，積二十餘年。丁常侍喪，哀毀不欲生。後相國李公逢吉以相印鎮武昌，皆虛上職書，卑辭至公門，起赴武昌。未

至府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故事文宗皇帝時  
 宰相百吏願條帝功德謨號上獻公獨再疏曰  
 今蜀之東川水溢殺萬家京師雪積五尺老稚  
 多凍一作餓死豈崇虛名報上帝時耶帝乃止遂  
 訖十五年不答尊號事改侍御史尚書吏部考  
 功員外郎當大和九年文宗思拔用德行超出  
 者以新懷音義亦天下故公自考功不數月拜  
 諫議大夫召為翰林學士遂欲相之公立銀臺  
 外門下拜送疏入具道先常侍遺誠子孫不令

任密職言懇志決因命掌書舍人閣下公復堅  
 讓不半歲轉太常少卿一歲遷給事中皇太子  
 侍讀公復陳先誠以侍讀辭自宰相皆曰帝以  
 一子請教於公是宜避邪公不聽凡拜送三章  
 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王晏平罷靈武以戰  
 馬四百疋兵器數萬事去罪成貶康州司戶不  
 旬日改撫州司馬仙韶縣官尉遲璋以樂官授  
 光州長史晏平以財賂貴倖璋大有寵於上公  
 皆封詔書上還上比諭之公持益急竟以康州

還晏平、璋免長史、莊恪太子得罪、上召東西省御史中丞、郎官於內殿、悉數莊恪過、欲立廢之、曰：是宜為天子乎？群公低首唯唯、公獨進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誰敢言太子豈獨過乎？上意稍平。不數日、遷尚書右丞、朱衣魚章、遷兵部侍郎、亟請丞相願為治人官、出為陝州防禦使、兼御史大夫、服章金紫、迴鶻窺邊、劉稹繼以上黨叛、東徵天下兵、西出禁兵、陝當其衝、公撫民供事、就不兩告苦入為吏部侍郎、典二冬選、老吏

無所賣、復以御史大夫出為宣歙池等州觀察使、賦多口眾、最於江南、公急惡寬窮、益自儉苦、刑律其俗、凡周一歲、無所更改、自至大治、公幼不戲弄、冠為老成人、解褐得官、出群眾中、人不敢旁發戲嫚、及為公卿、在朝廷省閤中、大臣見公若臨絕壑、先忖度、語言舉止、然後出、發其所執持不可者、筆一落紙、言一出口、雖天子宰相、知不能奪、俯委遂之、不以德行尚人、人自敬畏、不施要結於人、人自親慕、後進凡持節業、自許

臣氣度

大

者。獲公一言。矜奮刻削。益自貴重。官卑家貧時。主將家事。在私閫內。高曾兄弟。鐫琢教誘。嫁娶衣食。無有二等。疾甚。將終。悉召親屬賓吏。稱先常侍詩句云。在室愧屋漏。因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遂涕下不禁。當夫子世。得七十子。國小俗儉。復有聖人爲之師。使生於今。與公相後。先必有能品之者。夫人隴西李氏。贊善大夫愆之女。先公四歲終。生四男。長璿。前國子監四門助教。次日璆。前明經。次日瓌。次未免。未免二字一作尚乳女。

四人。長嫁南陽張復魯。復魯得進士第。有名於時。爲試太常寺協律郎鄂岳觀察支使。其下皆稚齒相次。銘曰。

德則至矣。位其克乎。如其克兮。可大厥功。以施生人。天先告之。萬日之期。天實爲之。

鄭重乎其言之剛方節槩。凜然可見。



唐故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

君諱方玄，字景業，刑部尚書贈司空貞公長子。貞公事憲宗皇帝，兄弟受寄四鎮。在漢南時，戰淮西未利，監軍使崔談峻讒言中入為太子賓客。後淮西平，李光顏移鄭滑，陳許無帥，帝問讌獨言曰：「勁兵三萬，誰可付者？」談峻侍側，曰：「有大臣家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跣足市薪，此可乎？」帝曰：「誰為者？」談峻即以貞公言。帝即日起貞公為陳許帥。其儉德服人如此。景業少有

文學年二十四。一貢進士舉。以上第。升名解褐。裴晉公奏以秘書省校書郎。校集賢殿秘書。聰明才敏。老成人。爭與之交。後以協律郎爲江西觀察支使。裴諠觀察判官。有殺人獄。法曹官斷成。當死者十二人。景業訊覆。數日內活十二人。寃尚書以上下奏考。裴公移宣城。授大理評事。團練判官。後尚書馮公宿自兵部侍郎節鎮東川。以監察裏行爲觀察判官。不一歲。御史府取爲員。御史分察鹽池左藏。吏盜隱官錢千萬。獄

天下多事時  
正須此等人  
作吏

竟遷左補闕。遇事必言。不知其他。丞相固言以門下侍郎出鎮西蜀。奏景業以檢校禮部員外郎參節度軍謀事。仍賜緋魚袋。徵拜起居郎。出爲池州刺史。始至創造籍簿。民被徭役者。科品高下。鱗次比比。一在我手。至當役役之。其未及者。吏不得弄。景業嘗嘆曰。沈約身年八十。手爲簿書。蓋爲此也。使天下知造籍役民。民庶少活。復定戶稅。得與豪猾沉浮者凡七千戶。袞入貧弱。不加其賦。堤州南五里。以涉爲衢。凡裁減蠹

民者十餘事。城東南隅樹九峯樓，見數十里。鑿齊山北面，得洞穴，怪石不可名狀，刊石於巖下。自紀其事。凡四年，政之利病無不爲而去之。罷去上道，老民攀哭。景業季父刑部侍郎建與貞公以德行文學俱高一時，時之秀俊半歸李氏門下。景業復聰明少銳，儉苦溫謹，卑與長者遊，備知天下之所治，嘗慷慨有意於經綸，少在諸侯府，入爲朝官，出爲刺史，早夜勤苦，爲學不已，屈指計量，必伸已志。雖時之名士，亦以此許之。

罷池廉使韋公溫，館于宣城。會昌五年四月，某日卒于宣城客舍，年四十三。七代祖遠，後周柱國大將軍，都督熊陝十六州，陽平郡公。曾王父珍玉，綿州昌明令。昌明生雅州別駕贈右僕射僕射生貞公遜，先夫人滎陽鄭氏，贈本縣太君。後夫人范陽盧氏，男若干，女若干人。銘曰：顯莫識其端，幽莫見其緒。已乎景業，何付與之多。而奪之何遽，天顏病冉。孔子不知其故，景業兮杳。欲何語，嗚呼哀哉。



叙次綜核處能吏亦循吏也使我益重念今  
時之守令

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

亡友邢渙思諱群牧大和初舉進士第於東都  
一亩渙思私自約曰邢君可友後六年牧於宣  
州事吏部沈公渙思於京口事王并州爲幕府  
吏二府相去三百里日夕聞渙思飲助并州鉅  
細合宜後一年牧奉沈公命北度楊州聘丞相  
牛公往來留京口并州峭重入幕多賢士京口  
繁要游客所聚易生譏議并州行事有不合理  
言者不入渙思必能奪之同舍以爲智不以爲

續并州以爲賢。不以爲借侵。游客賢不肖不能私諭議。以一司公事宴懼。渙思口未言。足未至。缺若不圓。牧曰。往年私約。邢君可友。今真可友也。盧丞相商鎮京口。渙思復以大理評事應府命令。吏部侍郎孔溫業自中書舍人以重名爲御史中丞。牧以補闕爲閑客。孔吏部曰。中丞得以御史爲重輕。補闕宜以所知相救。告以渙思。中丞曰。我不素知。願聞其爲人。牧具以京口所見對。後旬日。詔下爲監察御史。會昌五年。渙思

由戶部員外郎出爲處州。時某守黃州。歲滿轉

池州。與京師人事離闊。四五年矣。聞渙思出大

喜曰。渙思果不容於會昌中。不辱吾御史舉矣。

渙思罷處州。授歙州。某自池轉睦。歙州相去直

西東三百里。問來人曰。邢君何以爲治。曰。急於

束縛黠夷。冗事弊政。不以久遠。必務盡根本。某

曰。邢君去縉雲日。稚老泣送於路。用此術也。復

問閑日何爲。曰。時飲酒。高歌極歡。某曰。邢君不

喜酒。今時飲酒且歌。是不以用繁慮而不快於

守郡也。復問曰：日食幾何？曰：嗜羶肉，日再食。某凡三致專書曰：本草言是肉能閉血脉，弱筋骨。壯風氣，嗜之者必病風。數月，渙思正握管，兩手反去，背仆于地。竟日乃識人，果以風疾廢。舟東下，次于睦，兩扶相見，言澁不能拜，語及家事，曰：叙得酸楚為官俸錢事，骨肉親友，隨手皆盡。蓋壯未期病，病未期死，今病必死，未死得至洛，幸矣。妻兒不能知矣。君進士及第，歷官九，歷職八，始太子校書郎，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京兆府司錄。

殿中侍御史，戶部員外郎，處州刺史，歙州刺史，職為浙西團練巡官，觀察推官，度支巡官，再為浙西觀察推官，轉支使，為戶部員外郎，判度支案，伐劉稹為制使，使鎮魏，科軍食，賜緋服，銀章，初副李丞相，回再副高尚書，銖撫安上黨，三百征師，大和三年六月八日，卒於東都思恭里，年五十，邢氏周公次子靖淵封為邢侯，國滅，因以為氏，西漢字為太尉，子綏為司空，曾孫世宗，光武時為驃騎將軍，世宗玄孫顥，因居河間，顥當

曹魏時參太祖丞相事。終於太常。邢有河間當陽君實。河間人。太常後也。後至晉魏。已降。皆有官祿。唐麟臺郎中舉於君。爲曾祖。麟臺生奉天令侍。封奉天生。緱氏丞。至和。君卽緱氏子。兩娶。前夫人隴西李氏。忠州刺史佐次女。今夫人南陽張氏。壽州刺史植女。四男。曰懌。懌。溫郎。壽郎。用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偃師縣某鄉里。葬有月日。其孤立使者哭告于樞。來京師請銘。銘曰。十五知書。二十有文。三十登進士。五十終刺史。

才能溫良。并包與之。而止於斯。七政在天。一廻一旋。差以毫數。能窮知賢。賢者多夭。不肖壽考。誰爲聖魁。孔子能究。無可奈何。付之以命。曰其如命。何。

相知最深。故行事及家世。最悉銘。終曰。命情事。漫漫不盡。

杜樊川集卷六

東海朱一是近脩

評次

丹山吳 璵于庭

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

誌銘

牧大和元年舉進士及第鄉貢上都有司試於  
東都在二都群進士中往往有言前十五年有  
進士李飛自江西來貌古文高始就禮部試賦  
吏大呼其姓名熟視符驗然後入飛曰如是選

思慕之情歷  
歷可數

賢耶。卽求貢如是自以爲賢耶。因袖手不出。明日往返江東。某曰誠有是人。吾輩不可得與爲伍矣。後二年事故吏部沈公於鍾陵宣城爲幕吏兩府。凡五年間同舍生蘭陵蕭寘京兆韓又博陵崔壽每品量人之等第必曰有道有學有文如李處士戡者寡矣。是甲進士不舉嘗名飛者牧益恨未面其人且喜其人之在世也。大和九年爲監察御史分司東都。今諫議大夫李中敏左拾遺韋楚老前監察御史盧簡求咸言於

某曰御史法當檢謹。子少年設有與遊宜得長厚有學識者。因訪求得失資以爲官。洛下莫若李處士戡。某謝曰某所恨未見者卽日造其廬。遂旦夕往來。開成元年春二月平盧軍節度使王公彥威聞君名挈甲辭於簡副以幣馬請爲節度巡官。明年春平盧府改西歸病於路卒於洛陽友人王廣思恭里第享年若干。君諱戡字定臣。七代祖渤海王奉慈。祖杠衢州盈州令。父登婺州浦陽尉。浦陽晚無子。夫人吳興沈氏夢

一人狀甚偉。捧一嬰兒曰：予爲孔丘。以是與爾。及期而生君。因名曰天授。君幼孤。旁無群從。可以附託。年十餘歲。卽好學。寒雪拾薪自灸。夜無然膏。默念所記。年三十。盡明六經書。解決微隱。蘇融雪釋。鄭玄至于孔穎達輩。凡所爲疏注。皆能短長其得失。一舉進士。耻不肯試。歸晉陵陽。美里得山水。居之。始開百家書。緣飾事業。每有小功喪。訖制不食肉飲酒。語言行止。皆有法度。陽美民有鬪諍不決。不之官。人必以詣君。所著

篤行君子

文數百篇。外于仁義。一不關筆。嘗曰：詩者可以歌。可以流於竹。鼓於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於詩。如風之疾速。嘗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媠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已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三卷。目爲唐詩。爲序以導其志。居江南。秀人張知實

蕭寘韓又崔壽宋邴楊發王廣皆趨君交之後  
 皆得進士第有名聲官職君尚為布衣然於君  
 不敢稍怠君在洛中困甚河陽節度使蕭洪移  
 鎮鄜州諫議大夫蕭俶以君言於洪洪素敬諫  
 議即欲謁君以請君曰人皆譁言洪盜籍外戚  
 一窺其面能易吾死尚且不忍死况為其黨乎  
 居數月洪果敗娶弘農楊氏女早卒子二人長  
 曰審之次曰昂郎始五歲以某年月權葬於常  
 州義興縣某鄉里某於君為晚交得君最厚因

銘有深理

為之銘曰

命如煙雲道比宮宅煙雲飄揚莫知往來為道

刻畫

不至無以偃息有道有命偶然相值命不在我

激憤

不肖亦貴豈可指此與彼為市嗚呼定臣曰德

孔脩曰學必聖飭我兢兢不一言命可傳其心

以教後生嗚呼哀哉

李公真道學為宋儒洛閩開先文筆詳盡其

人如睹



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

史杜君墓誌銘

君諱顓字勝之曾祖涼州節度使襄陽公贈左僕射希望大父司徒平章事太保致仕岐國公贈太師佑皇考駕部員外郎贈禮部尚書從郁君幼孤多疾目視昏近先夫人不令就學年十七讀尚書十三篇禮記七篇漢書至賈誼傳不復執卷年二十四明年當舉進士始握筆草闕下獻書與裴丞相度指言時事成合數千字不

杜君堪重從  
三人口中說  
出妙

半歲遍傳天下進士崔岐有文學峭澁不許可

人詣門贈君詩曰賈馬死來生杜顓中間寥洛

一千年二十五舉進士二十六舉登第時

賈相國餽為禮部之年朝士以進士干賈公不

獲有傑強毀嘲者賈公曰我只以杜顓敵數百

輩足矣始命試秘書正字甌使判官李丞相德

裕出為鎮海軍節度使辟君試協律郎為巡官

後貶袁州語親善曰我聞杜巡官言晚十年故

有此行大和九年夏君客揚州六月授咸陽尉

直史館君曰訓註必亂可徐行俟之至之汴三

兇敗及落以疾辭東下居揚州之龍興寺丞相

牛公僧孺請君入幕府君謝曰李公在困未願

副知已開成二年春日益昏冬遂喪明李為淮

南節度使復請為試評事兼監察觀察御史支

使兄牧自馮翊迎醫石生曰是狀腦脂下融名

曰內障如蠟塞管蠟去管明俟脂凝可以抉去

無不愈者後二年石曰可治治不効自馮翊別

迎醫醫曰嗟乎障有赤脉如木根橫去牢不可

叙醫目亦開  
冷

斷。是法名曰日脚。內障生日脚者。法不可治。君因居淮南。築室治生。不復言治眼事。聞於天下。無不嗟嘆。君安泰自如。令人旁讀十三代史書。一聞不遺。客來與之議論證引。聽者忘去。年四十五。大中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一男麟師。年十歲。女曰暑兒。始五歲。六年二月八日。歸葬先塋。實萬年縣洪原鄉陵西南二里。某今年五十。假使更生十年。爲六十人。不夭矣。與君別止三千六百日。爾况早衰多病。敢期六十人乎。忍不

抑哀以銘吾弟。銘曰。

古之達人。以生爲寄。爲夢。以死爲歸。爲覺。不知生。偶然乎。其有裁受乎。偶然。卽泯爲大空。與不生。同。其有裁受乎。嗚呼。勝之。今旣歸而覺矣。其自知矣。何爲而然乎。嗚呼。哀哉。

杜勝之有作用人而早喪。明深惋惜之。故言治目最詳。不專私痛其弟。

唐故灞陵駱處士墓誌銘

灞陵駱處士名峻，字肅之，華州華陰人也。當建  
 中四年，年二十，遊京師，值泚亂，為其黨源休拘，  
 委以事。處士逸，一日夕行二百里，拜親於華陰。  
 因啓度賊終不能東出百里間，鄉里不足憂。願  
 得一見天子於艱危中，遂入奉天。至漢中，屢以  
 兵食干執事者。後長安李懷光踵叛關中，公私  
 饑，李馬渾兵十餘萬，計日餉食。有司以難任委因請授處  
 士岳州灞陵尉，繫職於饋運間。後四遷上揚州

士曹參軍。至元和初，以母喪去職，哀哭濱死，終喪。因曰：「汚吾跡二十餘年者，食豐衣鮮，以有養也。今可以行吾志也。」乃於灞陵東坡下得水，樹以居之。相國杜公黃裳在蒲津，相國張公弘靜在并州，大梁渾尚書鎬在易定，潘侍郎孟陽在蜀之東川，司徒薛公華在鄭滑，皆挈卑詞幣馬至門，曰：「處士不能一起助我為治乎？」皆以疾辭。長慶初，桂府觀察使杜公凡兩拜章，乞為梧州刺史，詔因授之。衆皆曰：「今黃家洞賊熾，邕容兵

連敗，縮首不出，猶妙喻鼎鼐爾，交趾殺都護，復旱亂

相仍，朝廷豈捐此三處，不以公治之，而久置公

為梧守耶？處士慘而讓，祇以疾辭，解訖不言其

他。爾後人知其堅，不可復動矣。田三百畝，菓蔬

占其一，粹墾辛苦，不受人一錢惠。朝之名士多

造其廬，未嘗以栖退超脫之高，露於言色。溫敬

畏下，如勇於仕進者，論及當代利病，活人緩邊

之策，必疊疊盡吐，冀達於在位者。至於安危機

鍵之語，默不出口。尤不信浮圖學。有言者，必約

如此晦藏正  
堅于辭仕耳

其條目引六經以室之曰是乃其徒盜夫子之  
字、法  
 旨而為其辭是安能自為之善畫山水狀鑑者  
 比之朱審王維之儔里百家鬪訴凶吉一來決  
 凡三十六年無一日不自得也以會昌元年十  
 一月某日卒年七十九以某月日歸葬於華陰  
 縣先人之墓處士嘗曰相國劉公晏不急狂不  
誠為確論  
 橫賦承亂亡之餘食數十萬兵者二十餘年斯  
 過蕭何遠矣每長短校量今古富人強國之術  
 我烈祖司徒岐國公趙國公李公當貞元元和

時儒學術業冠天下每與處士語未嘗不嗟嘆  
 其才恨其尚壯不可屈以仕優禮接之嗚呼賢  
 哉銘曰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古之作者窮栖自斷去子

伯子至王霸久臥向栩相趙馬良車煥子夏高  
 弟心中交戰處士之居洛青門畔交駟連羈繡  
 軒交貫危冠自喜前榮後絆言訖揖去一如不  
 見我齒未衰誰為已知岐公主師見必迎喜語  
 必移時論兵計食屈指無遺功名富貴不能鈎

之諸侯六辟。南服一麾。笑而不答。亦無是非。三百畝田。百實繁滋。三十六年。食具衣完。人其去矣。誰知其端。嗚呼賢哉。

處士有經濟而善自藏。其有所畏而不敢用。世耶抑性便逸。耶賢于無經濟而用世者多矣。

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

公諱銓字謹夫。河西隴右節度使襄陽公贈司空之曾孫。司徒岐國公贈太師之孫。司農少卿贈給事中之子。公以岐公蔭調。授揚州參軍。同州馮翊縣丞。衛尉考主簿。鄂州江夏縣令。復州司馬。年六十某年月日。終於漢上別業。岐公外殿內輔。凡十四年。貴富繁大。兒孫二十餘人。晨昏起居。同堂環侍。公爲之親。不以進。門內家事。條治裁酌。至於筐篋細碎。悉歸於公。稱謹而治。

自罷江漢令卜居於漢北泗水上。烈日笠首。自督耕夫。而一年食足。二年衣食兩餘。三年而室

形容有神色

完新。六畜肥繁。器用皆具。凡十五年。起於墾荒。不假人之一毫之助。至成富家翁。常曰。忍耻入仕。不緣妻子衣食者。舉世幾人。彼忍耻。我勞力。等衣食爾。顧我何如。後授復州司馬。半歲。棄去。終不復仕。以某月日歸葬於長安城南少陵原。司馬村先塋。某爲從父弟。泣涕而書銘曰。公侯之家。所業唯官。薄官業農。墾荒室完。入仕

多耻。以農力勞。等衣食爾。勞力者賢。歸全故丘。慶期孫子。

此君行事不過居積富人爾。後入薄仕一段。便覺生色。此作者善點染處。





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誌銘

君諱希顏字某裴氏於百氏中獨標其族曰眷  
三分之爲東西中君東眷裴在國朝名位最着  
曰冕艱難中定冊立肅宗於靈武而相之繼相  
代宗僅十五年國史有傳冕於君爲堂伯祖父  
王考某終朗州刺史娶宣州寧國令滎陽鄭某  
女生四男君爲首生朗州爲蓋屋河西令道朗  
二州刺史公廉剛簡強於愛人凡關百姓一毫  
事與京兆尹節度使爭論大聲於廷府間前如

詳父而畧子  
其子之仁厚  
自見

無人然未嘗以杖責治家家人有過失則諭之  
諭不變者出之為良人終不忍牽鬻於市將終  
鄭夫人泣請遺令曰吾之屢騾為此等點綴深得史遷之蓋屋時役之  
今踰十年聽其老死慎不可賣言訖而絕君生  
寢染仁父之化温良柔友窮居鄆縣饑寒餘二  
十年未嘗出一言以慍不足司農卿裴及為邕  
府經畧使辟君為從事得南方疾歸大中二年  
某月日卒于其家享年若干不娶無子某娶裴  
氏實君之私其弟覺泣來請銘銘曰

淑其性銘○深○婉○惜○生無位死無子孰識其端

文情俱在閑處而形容其人正不寂寞

唐故范陽盧秀才墓誌銘

秀才盧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寶後，三代或仕燕

或仕趙，兩地皆多良田畜馬，生年二十，未知古

有人曰：周公、孔子者，擊毬飲酒，馬射走兔，語

言習尚，無非攻守戰鬪之事。鎮州有儒者黃建

鎮人敬之，呼為先生。建因語生以先王儒學之

道，因復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數萬里，可如燕趙

比者，百數十處，有西京、東京、西京、天子、公卿

士人，畦居兩京間，皆億萬家，萬國皆持其土產

目前常談如  
說海外新聞

七卷一集

卷六

五

朴者性甚篤  
故始不聞學  
此學即尚好如

出其珍異時節朝貢一取約束無禁限疑忌廣  
大寬易嬉遊終日但能為先王儒學之道可得  
其公卿之位顯榮富貴流及子孫至老不見戰  
爭殺戮生立悟其言即陰約母弟雲竊家駿馬  
日馳三百里夜抵襄國界捨馬步行徑入王屋  
山請詣道士觀道士憐之置之外門廡下席地  
而處始開孝經論語布褐不襪粹草為茹或竟  
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學日閑  
習人事誠敬通達汝洛間士人稍稍知之開成

三年來京師舉進士於群輩中酋酋然凡曰進  
士名者多趨之願與之為交生嘗曰丈夫一日  
得志天子召座於前以笏畫地取山東一百二  
十城唯我知其甚易爾因言燕趙間山川夷險  
教令風俗人情之所短長三十年來王師攻擊  
利與不利其所來由明白如彩畫一一可以目  
覩開成四年客遊代州南歸某月日於晉州霍  
邑縣界晝日盜殺之京師名進士聞之多有哭  
者資其弟雲至霍邑取生喪來長安以某年月

死得奇

日葬於城南某鄉里。其所資費皆出於交游間。曾祖昌嗣涿州刺史。祖頌易州長史。父勸鎮州石邑令。某常以生之材節薦生於公卿間。聞生之死。哭之。因誌其墓。

得神得機。此杜公墓誌中最滿意文字。

### 唐故進士龔軺墓誌

會昌五年十二月某自秋浦守桐廬。路由錢塘。

龔軺袖詩以進士名來謁。時刺史趙郡李播曰。

龔秀才詩人兼鼓琴。因令操流波弄。清越可聽。

叙數語龔之性情已見

及飲酒頗攻章程。謹雅而和。飲罷某南去。舟中

閱其詩。有山水閑淡之思。後四年守吳興。因與

進士嚴憚言及鬼神事。嚴生日。有進士龔軺去。

事奇堪誌

歲來此。晝坐客館中。若有二人召軺者。軺命馬甚速。始跨鞍馬。驚惶地折左脛。旬日卒。余始了。

然憶錢塘見輅時徐徐尋思如昨日事因知尚  
殞于野乃命軍吏徐良改葬于卞山南去州城  
西北一十五里嚴生與輅善亦不知其鄉里源  
流故不得記嗚呼胡為而來二鬼驚馬折脛而  
死哉大中五年辛未歲五月二日記

交情偶觸數語誌實蕭脫有致

自撰墓銘

牧字牧之曾祖某河西隴右節度使祖某司徒  
平章事岐國公贈太師考某駕部員外累贈禮  
部尚書牧進士及第制策登科弘文館校書郎  
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江西團練巡官轉監察御  
史裏行御史淮南節度掌書記拜真監察分司  
東都以弟病去官授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御  
史內供奉遷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  
外郎皆兼史職出守黃池睦三州遷司勳員外

不詳行事但  
詳夢愈見其  
妙

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以弟病。乞守湖州。入  
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周歲拜中書舍人。某平生  
好讀書。爲文亦不出人。曹公曰。吾讀兵書戰策  
多矣。孫武深矣。因注其書十三篇。乃曰。上窮天  
時。下極人事。無以加也。後當有知之者。去歲七  
月十日。在吳興。夢人告曰。爾當作小行郎。復問  
其次。曰。禮部考功爲小行矣。言其終典耳。今歲  
九月十九日。歸夜困。亥初就枕。寢得被勢久酣  
而不夢。有人朗告曰。爾改名畢。十月二日。奴順

來言。炊將熟。甑裂。予曰。皆不祥也。十一月十日  
夢書片紙。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傍有人曰。空谷  
非也。過隙也。予生於角星昴。畢於角爲第八宮。  
曰病厄宮。亦曰八殺宮。土星在焉。火星繼木星  
工。楊晞曰。木在張於角爲第十一福德宮。木爲  
福德。大君子救於其旁。無虞也。予曰。自湖守不  
周歲。遷舍人。木還福於角足矣。土火還死於角  
宜哉。復自視其形。視流而疾。鼻折山根。年五十  
斯壽矣。某月某日。終於安仁里。妻河東裴氏。朗

州刺史偃之女。先某若干時卒。長男曰曹師。年十六。次曰稅。稅年十二。別生二男。曰蘭。曰興。一女。曰真。皆幼。以某月日葬於少陵司馬村先塋。銘曰。

銘亦開趣

後魏太尉顒封平安公。及子九世。皆葬少陵。嗟爾小子。亦克厥終。安于肅宮。

自撰無侈言甚合古意





